



# 论庄子散文的想象空间

陈亮

(南通大学 楚辞研究中心,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庄子散文用想象打通了时与空、天与人、物与我之间等三重隔阂,为后世开启了“齐生死”、“齐万物”、“齐物我”三重法门。庄子的想象力源于他从“道”的立场看待万物,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而且他认识到了时间与空间的无穷,所以他的想象虚构,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庄子散文对于想象空间构建的特点体现在超越时空、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等三个方面。同时,他对想象源头的探索,以及对想象内容的寓言性表达,启示人们用一种特有的诗性话语比喻世界本原之道。

**关键词:**庄子;想象;时空;天人;物我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6)04-0077-06

庄子散文文笔变化多端,汪洋恣肆,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其超常的想象和变幻莫测的寓言故事,构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世界。庄子不拘泥于狭小经验世界里的题材,而是运用自己大胆的形象创造出新奇的形象,诚如刘熙载所说“意出尘外,怪生笔端”<sup>[1]43</sup>,其中著名的寓言有万里鲲鹏、不龟手之药、庖丁解牛、丑女效顰、望洋兴叹、坎井之蛙、邯郸学步、痾偻承蜩、匠石运斤、蜗角之战、庄周贷粟、屠龙之技等等。奇特宏丽的想象,加上博大精深的思想,华美生动的语言,使得《庄子》成为先秦诸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部著作。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sup>[2]11</sup>。

《庄子》的文学性在于作者不是用严谨的推理、明晰的语言来阐述思想,而是带着强烈的感

情,运用艺术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道的学说,他认为道的最高原则是自然。徐复观说:“就庄子来说,他对于道的体认,也非仅靠名言的思辨,甚至也非仅靠对现实人生的体认,而实际也通过了对当时的具体艺术活动,乃至有艺术意味的活动,而得到深的启发。”<sup>[3]30</sup>庄子悟道的方法,是从生活与实践放飞心灵,与万事万物相通。《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即与他求道过程相合。第一,由于“未尝见全牛”,因而庖丁与牛的对立消解了,即心与物的对立消解。第二,由于他“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因而他以心与物交接,顺应自然。第三,他用刀“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说明他以神运刀,超越时空对自身的限制。从对庖丁由技进乎道的过程的描述,我们可以窥见庄子散文对于想象空间构建的特点体

收稿日期:2016-03-16

作者简介:陈亮(1981-),男,江苏沐阳人,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1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W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09);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ZWC014)





陈亮

现在超越时空、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等三个方面。下文将分论之。

### 一、超越时空

庄子是先秦时代对时空问题理解得最深刻的一位哲学家。《庚桑楚》是这样解释“宇宙”的：“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剋者，宙也。”其意思是说有实际存在而没有界限的，便是宇；有成长而没有始终的，便是宙。这表明庄子的时空观念具有无限性，区别于常俗所讲的“往来古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文子》）。《逍遥游》：“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sup>[4]</sup>借助汤棘之问，表达其空间无限的观点。无限的空间同无限的时间一样，体现在《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追问：“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也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通过不断溯源以求宇宙之有无其始，而庄子得出的答案是：“无古无今，无始无终”（《知北游》）、“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这是用反证法来证明时间的无限性。

这种无限时空观，为想象力的飞扬提供广大高远的舞台。《庄子》开篇创立了鲲鹏形象，并佐以“不知其几千里”的描绘，让读者开启想象空间，依据现实经验去感知文章中的想象之物。首先，通过鲲鹏形体巨大程度的渲染，庄子构建出一个具有实体意义的横向的想象空间，并引导读者的想象进入这个空间；随后，鲲化而为鸟，由海进入空中，由下及上，形成一个纵向的想象空间，与第一重空间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维度。鲲通过“化而为鸟”突破了空间的藩篱，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具备了追求更高境界的能力。“《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于此通过引用志怪之书《齐谐》进一步立鲲鹏之象，大鹏迁往南海的时候，波涛激起三千里，乘着海上急骤的旋风而直上九万里高空，离开北方的海洋，乘着六月的大风南飞而去。鲲变为鹏，鹏展翅翱翔的过程动态地呈现在读者脑海中，构成一组有机的想象空间。大鹏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里翱翔，读者也随着庄子的想象翱

翔到极远的地方，大大拉伸了空间的距离，展现出纵横开阔的境地。

从西方的审美传统来考察，庄子所立的鲲鹏之象算不上“美的对象”，因为它体积太大，以至于人类无法用感官把握。亚里士多德《诗学》曾说：

美就在于体积的大小和秩序。一个太小的动物不可能美。因为它小到占满我们的视线，也不能把它辨认清楚。一个太大的东西，例如一千里长的动物也不能美。因为一眼看不到边，也就看不到它的统一和完整。<sup>[5]90</sup>

美的对象要求是客体的有限形式，因为牵涉到对它的形式的辨认。“其广数千里”的鲲鹏，因为人类用肉眼无法看清它的全貌，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把它看作“美的对象”。但是，庄子所立之象，属于审美范畴的“崇高的对象”。康德曾经论述美与崇高的相同与不同。美与崇高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美的对象，是客体的有限形式；崇高的对象，是客体的无形式，或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意味到的整体。第二，美是关系到质的形象；崇高是关系到量的形象。<sup>[6]83-107</sup>康德将崇高分为数量的崇高和质量的崇高两大类。数量的崇高指的是对体积无限大的客体的感觉，质量的崇高指的是对具有无限威力的客体的感觉。这两种崇高在主体上都会产生一种对它们进行抗拒既而激发出一种超越它们的精神，然后引起对客体的观赏和主体的愉快。正是由于意象具有“崇高美”的特点，“超越时空”的哲学概念在庄子散文中得以深化。

虽然鲲鹏的体型与活动空间巨大，但是要高飞远举仍需要借助风力，在庄子看来，这还是“犹有所待也”，也是相对的。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逍遥游》）才能做到真正的逍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只有“无己”的“至人”才能达到逍遥的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超越“有所待”的相对时空，在主体思维上建立起一个超越性的时间与空间。要实现对时空拘束的超越，就必须“求道”、“循道”。

“道”在庄子看来，是宇宙的本体，产生万物的根源。“道”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中，他曾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知北游》）阐





释“道”“无所不在”。“道”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但并不等于万物,而是超越时空的存在。《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说明庄子的“道”是天地之宗,万物之母。它超越了人的感官知觉范围,不能用语言概念来表达,惟有通过心灵直觉才能体悟。它作为既非物质又非精神的存在实体,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庄子主张用“心斋”、“坐忘”方式来体认“道”。陈鼓应认为庄子将“道”转化为心灵的境界,他说:“在庄子,‘道’成为人生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人生所臻至的最高的境界便称为‘道’的境界。”<sup>[71]99</sup>这就要求从时间、空间上去突破,去超越,以达到一种“万物齐一”的境界。庄子在《齐物论》中描述:“圣人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笔下的得道之人,不受世俗世界的任何约束,他们“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圜垠之野”(《应帝王》),他们追求一种“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的“逍遥游”的理想境界。这种脱离世俗社会升华到意义世界里的人格高贵,正是康德所称道的“那一游离孤独正是表现无限”的崇高美。<sup>[6]116</sup>

## 二、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将“天”归纳为五种含义:一曰物质之天,二曰主宰之天,三曰运命之天,四曰自然之天,五曰义理之天。<sup>[8]27</sup>庄子散文中的“天”则有三层含义:一为天地万物;二为万物运行之依据;三为“人为”对应之状态,即“无为”。《齐物论》:“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达生》:“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此为第一种含义。庄子哲学提倡“天”与“道”相等同,正如《天地》所云“道兼于天”,天与道相辅相成,既是万物产生的本原,亦是万物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又如《德充符》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道与天并举,赋予人本性,为人安身立命之根本,此为第二种含义。至于第三种含义,《庄子》一书亦有多处进行阐述,

《天地》:“无为为之之为天。”《秋水》:“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为人。”此处天与人是对立的关系,即非人为、无作为。天人合一中的“人”有两种解释,一为人之本体,二指人为、有为。结合“天”的三层含义,将其对应分析(见表1)。

表1 天人合一的含义

| 天       | 人  | 天人合一      |
|---------|----|-----------|
| 天地万物    | 本体 | 人与自然共生    |
| 无为      | 本体 | 安时处顺,无为为益 |
| 万物运行之依据 | 本体 | 接受命运,勿抗天命 |
| 天地万物    | 人为 | 人定胜天,改造世界 |
| 无为      | 人为 | —         |
| 万物运行之依据 | 人为 | 顺应规律,适应世界 |

由于天之“无为”与人之“有为”是相对的概念,故在同一层次的范畴下相抵消,无法概括成新的天人合一的含义。由此分析,“天”与“人”的多种含义对应组合,衍生出五种含义,再进一步剔除“人定胜天,改造世界”的天人对立,“天人合一”的衍生释义便多达四种——“人与自然共生”、“安时处顺,无为为益”、“接受命运,勿抗天命”、“顺应规律,适应世界”,这四种思想和谐共生,贯穿《庄子》全篇,成为构建庄子散文想象空间的重要维度。由是观之,庄子哲学之“天”是自然的,无为的,却有决定世间万物运行规律之能力,因此具备“自然”与“必然”两种属性。天人合一的要义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勿抗天命,顺应自然,一切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为”都是不可取的。

庄子认为人的一切皆得之于天地自然。“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达生》)因而人类应该顺应自然,“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德充符》)。不要人为去毁灭天然,“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骈拇》)。不能人为刻意地去追求改变和戕害,不能站在个人或者人类的立场上企图改变其它生物自然天成的本性,否则就会“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

庄子不仅对于外物的变化采取顺其变化的态度,对于生死的变化也能安时而处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死与生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它们如同黑夜和白天的永恒交替一样,是自然的规律。“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



陈亮

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大自然赋予形体来使我有寄托,赋予生命来使我疲劳,赋予暮年来使我清闲,赋予死亡来使我安息。所以以我的生为乐事的人,也自然以我的死为乐事。在庄子看来,生死如同日出日落,四时交替,属于自然变化,人不应该为顺乎自然的事情难过,所以他的妻子死了,他居然“鼓盆而歌”(《至乐》)。

纪渚子在养斗鸡的过程中,一直在训练斗鸡的气势,从开始盛气凌人到最后的“似木鸡”,斗鸡逐渐消除杂念达到无己之境界,从而战无不胜。(《达生》)这则寓言以鸡喻人,指出人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迷失了天然的本性,被名利所异化。同时,也启示人要超脱现实的功利欲望达到一种无己的境界,而天人合一即是达到这种境界的过程,因此不要汲汲追逐虚名虚利,而应该小心地守护自己的禀性,只有远离名利的尘嚣,才能返璞归真。

吕梁丈夫能于“鼉鼉鱼鳖之所不能游”处游泳,孔子以为他要自杀,派弟子去救他,却发现他已在数百步远的地方上岸,“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达生》)。孔子问其“蹈水之道”,他答曰“无道”。他之所以蹈水“无道”,是因为“从水之道而不私焉”,不是想怎么游就怎么游,而是顺应着水流的规律游泳,可见他已经“人与水之道合一”,不需要人为做什么就可以蹈水,而“道”即是“天”,因此他在蹈水方面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出神入化的蹈水本领并非经过刻意的训练而习得,却是在“与齐具入,与汨偕出”的过程中“从水之道”从而达到的境界。这则寓言蕴含了庄子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并非提倡人们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袖手旁观,而是提倡人们以自然为本,遵从自然之道合理有序地生存。

庄子认为,人要“体道”,就必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大宗师》里描述道:“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颥;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得道的真人心里忘怀了一切,容貌静寂安闲,额头宽大恢宏;冷肃的时候像秋天一样,温暖的时候像春天一样,一喜一怒如四时运行一样的自然,对于任何事物都适宜而无法知道他的底蕴。这样

顺应自然的推延变化,从而进入与寥廓无涯的天道合而为一的境界。

### 三、物我两忘

庄子倡导一种超越万物之间个体差异的思想境界。世间万物皆“道通为一”。庄子之“道”是为万物生成之本原,亦为万物运行之规律,他认为彼与此,是与非,生与死,物与我等等世间万物之间的差别都是相对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天地》)。世间万物各任其分,各足其性,人亦概莫能外,消除以个人为天地中心的思想,放任身心于自然,从而达到物我相忘的境界。《齐物论》卒章“庄周梦蝶”云: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在构建“庄生梦蝶”这一想象空间时经历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齐周蝶”,庄周与蝴蝶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事物,但是庄子在创设“庄生梦蝶”的情境时有意打破了庄周与蝴蝶之间的隔膜,二者消除界限的条件仅仅是梦境而已,读者如果能够面接其人,会发现庄周似乎是将梦境的创设作为一场“物化”的仪式,只需要在这种仪式的律动下庄周与蝴蝶就能找到相互转化的契机,“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虽然梦的主体及梦的对象都已混淆,但对象依然仅限于庄周与蝴蝶两个具体的事物,谁也不能从“齐周蝶”一下子跳跃到“齐万物”。

第二个层次是“齐梦觉”,从常理上讲,做梦与清醒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清醒时所见事物为实,做梦时所见事物为虚,二者不可颠倒,幻实相乱。但庄子的真实状态是一会儿“栩栩然胡蝶也”,一会儿“蘧蘧然周也”。庄周到底是处于梦中还是在清醒中,并没有鲜明的区分界限。庄子在之前文中曾说过,人们在梦境中的体验是:“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中总是“自以为觉”,只是“觉而后知其梦也”。“蘧蘧然周也”,好像处在清醒的状态,然而郭象注曰:“俄顷之间,梦罢而觉,惊怪思省,方

是庄周,故注云,自周而言,故称觉耳,未必非梦也。”<sup>[9][13]</sup>“齐梦觉”成为庄子构建想象空间的第二层维度,但它仅仅突破了梦境与清醒之间的界限,还未完成最终的构建。

第三个层次是“齐物我”,庄周虽然与蝴蝶相互转化,却并不代表人与物之间的隔膜已经消除,前文所述“天人合一”更多的是倡导人遵循自然的规律,与自然和谐共生,个体的人依然保有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存在是桎梏人与外物相忘的最后一道防线,《齐物论》开篇所提“吾丧我”即是对自我意识的剥离,历来文人对于“吾丧我”有三种解释:一为物我两忘;二为忘己形;三为摒弃己见。我们认为,这三种解释都是正确的,“吾丧我”即到达了抛弃个人中心,与万物合而为一的“齐物”境界,而“庄周梦蝶”中的“不知周也”正是对“吾丧我”的卒章呼应。庄子构建“庄周梦蝶”的想象空间时以庄周为主体自我的代表,以蝴蝶为世间外物的缩影,以小见大,有意识地消除人的自我意识,天马行空,自由驰骋。

由此可见,“庄周梦蝶”的想象空间是由“个别”(庄周与蝶)到“一般”(个人与外物)层层构建的。在构建的过程中,梦境成了庄子连接“个别”与“一般”两层空间的关键媒介。庄子用说梦的方式道出体认“道”的过程,除了“蝴蝶梦”,又有“栢树梦”,用来说明“无用之用”的养生观,还有“骷髅梦”,用来说明看破生死之途的分别。《齐物论》说:“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只有到了悟道过后,才晓得自己活了一辈子是做了一场大梦,但是悟道之前还不知道自己在梦中。

庄子所追求的“物我两忘”,其本质是追求“心”与“物”相互交融,是主体将自己置身于万事万物之中,并在浑然境界中迷失,和对象融为一体的“物我交融”的体验方式。他说:“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天地》)人只有忘记外物的羁绊,忘记自己,达到“忘我”的状态之后,才可能达到与物合一、与天合一的境界。

由于物我界限的消弥,庄子观照下的天地万物,皆赋与观照者的内在生命。庄子将自己化为鲲鹏、蝴蝶、鹪雏、鲦鱼,让自己与自然合而为一。《庄子》的寓言故事充满奇特的想象,至大者如鲲如

鹏,至小者如尘如芥,至美者如毛嫱丽姬,至丑者如附赘县疣,乃至人与物,生与死,皆可任意转化。罔两可以问影,骷髅可以论道,木鸡以德全而胜,天地万物莫不有情有信,莫不互通互化。

庄子在“梓庆削木为鐻”的寓言故事中说到梓庆在艺术创作中的心理活动,“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达生》)。梓庆之所以能够造出鬼斧神工的作品,是因为他通过斋戒的方式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通过直觉在内心完成对艺术作品的完整想象并表现出来。这要求主体必先摆脱理性、抽象和功利等束缚和干扰,进入纯然清静的精神状态,就如同《大宗师》中的颜回,先是“忘礼乐”,接着是“忘仁义”,然后忘记自己,最后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从外到内,逐步实现忘却自己的肢体,摒弃心智,使自己从形体、感觉、理性中解脱出来,与“道”直接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同于大通”。主体正是通过“忘”才实现了对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实现“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刻意》),“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之游。

#### 四、结语

庄子散文用想象打通了时与空、天与人、物与我之间的三重隔阂,为后世开启了“齐生死”、“齐万物”、“齐物我”三重法门。庄子的想象力源于他从“道”的立场看待万物,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与空间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足点看待世界万物,而且还站在宇宙太空的高度看待世界万物。虽然他的肉身无法摆脱地心重力,但他的精神已经遨游天地之外。因此,庄子的想象虚构,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庄子的散文紧扣一条主线——“道”,由此幻化出无数法身,蝼蚁、稊稗皆是“道”的化身,监市履狴皆是“道”的运用。与西方文化里的《圣经》所言“道成肉身”相比,庄子是用具有东方特色的“立象以尽意”的方式阐发大义。康德说:“无感性则不会有对象给予我们,无知性则没有对象被思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内容是盲的。”<sup>[10][52]</sup>知性和感性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人的知识,二者缺一不可。在康德认为,“想象力”是连接“感性”和“知性”的桥梁,

陈亮

“知性通过先验想象力,一方面刺激内感官,使它通过其直观形式接受到各种内感杂多表象,另一方面使这些表象综合统一为一个经验的‘自我’,即作为现象和认识对象的我”<sup>[10][61]</sup>。与之相似,庄子用想象的方式塑造出来的种种形象,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旨意。这种通过感性形象去表现主观思维的方式,还具有以个别表现一般、以单纯表现丰富、以有限表现无限的优点。《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这里的玄珠比喻“道”。用智慧得不到,用眼睛也得不到,用耳朵也得不到,但通过“象罔”却能得到。“象罔”既是“象”,又不是“象”,而是超越有形之“象”,达到无形之“象”的层次。庄子以此告诉人们,要想把握“道”的本质,不能拘泥于语言所能够塑造的具体形象,而要向想象所依据的源头去探索。

庄子对于想象空间的构建、想象源头的探索,以及对想象内容的寓言性表达,启示人们只能用一种特有的诗性话语比喻世界本原之道。庄周即使在贫困窘迫的现实生活中,仍然高扬起浪漫的精神旗帜。《外物》篇记载庄周贷粟于监河侯,对方约定时间缓不济急,他遂托车辙中失水鲋鱼的故事予以讽刺。对于这一则庄子即兴创作的寓言,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他常用的想象空间构建方法。第一,鲋鱼问:“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庄子回答说:“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鲋鱼所求甚小,是生活经验中的日常需求,而庄子所回应的则是超越生活经验的地理变化。主体活动所需的时间与空间,前者至小,后者至大,两者形成了巨大反差,起到幽默反讽的效应。第二,鲋

鱼乃“东海之波臣”,一旦“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即有生命之虞。庄子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即“天人合一”。“夫函车之兽,介而离山,则不免于网罟之患;吞舟之鱼,矜而失水,则蚁能苦之”(《庚桑楚》)。万物都离不开自然环境,人也离不开大自然的怀抱,否则亦会“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第三,此处的鲋鱼即庄子,此时的庄子即鲋鱼,庄子能够理解鲋鱼的忿怒。物我在想象空间里能够任意转换。庄子与鲋鱼都统一于“道”。“道”在想象空间里化出无数奇特的形象。宋代李耆卿《文章精义》云:“庄子之文章善于虚,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sup>[11]</sup>庄子巧妙地运用想象的方式表达世界本原之“道”,从而实现了言、象、意的完美结合。这种具有东方特色的表达方式,使《庄子》不仅仅成为具有思辨色彩的哲学著作,更是一部给后世开无穷法门的文学审美作品。

#### 参考文献:

- [1] 刘熙载.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 [3]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4]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6]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7] 陈鼓应.老庄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9]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1] 李耆卿.文章精义[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责任编辑 君 羊

## Imaginary Space of Zhuang Zi's Prose

CHEN Liang

(Research Center of Chuci,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Prose of Zhuang Zi breaks down the barrier between time and space, heaven and human, and subject and object, which has enlightened the successors with life being equal to death, everything as the same, and object being equal to subject. The origin of Zhuang Zi's imagination is his standpoint of Taoism, and his recognition of the indefiniteness of time and space. Therefore, his imagination can surpass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nature and ego. The features of Zhuang Zi's imagination lie in the surpassing of time and space,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the dissolu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Meanwhile, his probation into the origin of imagination and his fable expression of imaginary content have enlightened his successors on the poetic express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Key words:** Zhuang Zi; imagination; time and space; heaven and human; object and subject